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喻世明言 第四卷 閑雲庵阮三償冤債

好姻緣是惡姻緣，莫怨他人莫怨天。但願向平婚嫁早，安然無事度餘年。
這四句，奉勸做人家的，早些畢了兒女之債。常言道：『男大須婚，女大須嫁；不婚不嫁，弄出醜吒。』多少有女兒的人家，只管要揀門擇戶，扳高嫌低，擔誤了婚姻日子。情竇開了，誰熬得住？男子便去偷情嫖院；女兒家拿不定定盤星，也要走差了道兒。那時悔之何及！

則今日說個大大官府，家住西京河南府梧桐街免演巷，姓陳，名太常。自是小小出身，累官至殿前太尉之職。年將半百，娶妾無子，止生一女，名叫玉蘭。那女孩兒生於貴室，長在深閨，青春二八，真有如花之容，似月之貌；況描繡針線，件件精通；琴棋書畫，無所不曉。那陳太常常與夫人說：「我位至大臣，家私萬貫，止生得這個女兒，況有才貌，若不尋個名目相稱的對頭，枉居朝中大臣之位。」便喚官媒婆吩咐道：「我家小姐年長，要選良姻，須是三般全的方可來說：一要當朝將相之子，二要才貌相當，三要名登黃甲。有此三者，立贅為婿；如少一件，枉自勞力。」因此往往選擇：或有登科及第的，又是小可出身；或門當戶對，又無科第；及至兩事俱全，年貌又不相稱了，以此蹉跎下去。光陰似箭，玉蘭小姐不覺一十九歲了，尚沒人家。

時值正和二年上元令節，國家有旨慶賞元宵。五鳳樓前架起繁山一座，滿地華燈，喧天鑼鼓。自正月初五日起，至二十日止，禁城不閉，國家與民同樂。怎見得？有隻詞兒，名《瑞鶴仙》，單道著上元佳景：

瑞煙浮禁苑，正絳闌春回；新正方半，冰輪桂華滿。溢花衢歌市，芙蓉開遍。龍樓兩觀，見銀燭星毬燦爛。卷珠簾，盡日笙歌，盛集寶釵金釧。堪羨！綺羅叢裡，蘭麝香中，正宜游玩。風柔夜暖，花影亂，笑聲喧。鬧蛾兒滿地，成團打塊，簇著冠兒門轉。喜皇都，舊日風光，太平再見。

只為這元宵佳節，處處觀燈，家家取樂，引出一段風流的事來。

話說這免演巷內，有個年少才郎，姓阮名華，排行第三，喚做阮三郎。他哥哥阮大與父親專在兩京商販，阮二專一管家。那阮三年方二九，一貌非俗；詩詞歌賦，般般皆曉，篤好吹簫；結交幾個豪家子弟，每日向歌館娼樓，留連風月。時遇上元燈夜，知會幾個弟兄來家，笙蕭彈唱，歌笑賞燈。這夥子弟在阮三家，吹唱到三更方散。阮三送出門，見行人稀少，靜夜月明如畫，向眾人說道：「恁般良夜，何忍便睡？再舉一曲何如？」眾人依允，就在階沿石上向月而坐，取出笙、蕭、象板，口吐清音，嗚嗚咽咽的又吹唱起來。正是：

隔牆須有耳，窗外豈無人？

那阮三家，正與陳太尉對衙。衙內小姐玉蘭，歡耍賞燈，將次要去歇息。忽聽得街上樂聲鏗鏘，響徹雲際。料得夜深，眾人都睡了，忙喚梅香，輕移蓮步，直至大門邊。聽了一回，情不能已。有個心腹的梅香，名曰碧雲，小姐低低吩咐道：「你替我去街上看甚人吹唱。」梅香巴不得趨承小姐，聽得使喚這事，輕輕地走到街邊，認得是對鄰子弟，忙轉身入內，回復小姐道：「對鄰阮三官與幾個相識，在他門首吹唱。」那小姐半晌之間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數日前，我爹曾說阮三點報朝中駙馬，因使用不到，退回家中。想就是此人，才貌必然出眾。」又聽了一個更次，各人分頭散去。小姐回轉香房，一夜不曾合眼，心心念念，只想著阮三：「我若嫁得恁般風流子弟，也不枉一生夫婦。怎生得會他一面也好？」正是：

鄰女乍萌窺玉意，文君早亂聽琴心。

且說次日天曉，阮三同幾個子弟到永福寺中游玩，見燒香的士女佳人，來往不絕，自覺心性蕩漾。到晚回家，仍集昨夜子弟，吹唱消遣。每夜如此，迤邐至二十日。這一夜，眾子弟們各有事故，不到阮三家裡。阮三獨坐無聊，偶在門側臨街小軒內，拿壁間紫玉鸞簫，手中按著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，將時樣新詞曲調，清清地吹起。吹不了半隻曲兒，忽見個侍女推門而入，深深地向前道個萬福。阮三停簫問道：「你是誰家的姐姐？」丫鬟道：「賤妾碧雲，是對鄰陳衙小姐貼身伏侍的。小姐私慕官人，特地著奴請官人一見。」那阮三心下思量道：「他是個官宦人家，守閨耳目不少，進去易，出來難。被人瞧見盤問時，將何回答？卻不枉受凌辱？」當下回言道：「多多上復小姐，怕出入不便，不好進來。」碧雲轉身回復小姐。小姐想起夜來音韻標格，一時間春心搖動，便將手指上一個金鑲寶石戒指兒，褪將下來，付與碧雲，吩咐道：「你替我將這件物事，寄與阮三郎，將帶他來見我一見，萬不妨事。」碧雲接得在手，一心忙似箭，兩腳走如飛，慌忙來到小軒。阮三官還在那裡。碧雲手兒內托出這個物來，致了小姐之意。阮三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我有此物為證，又有梅香引路，何怕他人？」隨即與碧雲前後而行。到二門外，小姐先在門旁守候，觀著阮三目不轉睛，阮三看得女子也十分仔細。正欲交言，門外吆喝道：「太尉回衙！」小姐慌忙回避歸房，阮三郎火速回家。

自此把那戒指兒緊緊的戴在左手指上，想那小姐的容貌，一時難捨。只恨閨閣深沉，難通音信。或在家，或出外，但是看那戒指兒，心中十分慘切。無由再見，追憶不已。那阮三雖不比宦家子弟，亦是富室伶俐的才郎。因是相思日久，漸覺四肢羸瘦，以至廢寢忘餐。忽經兩月有餘，懨懨成病。父母再三嚴問，並不肯說。正是：

口含黃柏味，有苦自家知。

卻說有一個與阮三一般的豪家子弟，姓張名遠，素與阮三交厚。聞得阮三有病月餘，心中懸掛。一日早，到阮三家內詢問起居。阮三在臥榻上聽得堂中有似張遠的聲音，喚僕邀入房內。張遠看著阮三面黃肌瘦，咳嗽吐痰，心中好生不忍，嗟嘆不已，坐向榻牀上去問道：「阿哥，數日不見，怎麼染著這般晦氣？你害的是甚麼病？」阮三只搖頭不語。張遠道：「阿哥，借你手我看看脈息。」阮三一時失於計較，便將左手擡起，與張遠察脈。張遠按著寸關尺，正看脈間，一眼瞧見那阮三手指上戴著個金嵌寶石的戒指。張遠口中不說，心下思量：「他這等害病，還戴著這個東西，況又不是男子之物，必定是婦人的表記。料得這病根從此起。」也不講脈理，便道：「阿哥，你手上戒指從何而來？恁般病症，不是當要。我與你相交數年，重承不棄，日常心腹，各不相瞞。我知你心，你知我意，你可實對我說。」阮三見張遠參到八九分的地步，況兼是心腹朋友，只得將來歷因依，盡行說了。張遠道：「阿哥，他雖是個宦家的小姐，若無這個表記，便對面相逢，未知他肯與不肯；既有這物事，心下已允。待阿哥將息貴體，稍健旺時，在小弟身上，想個計策，與你成就此事。」阮三道：「賤恙只為那事而起，若要我病好，只求早圖良策。」枕邊取出兩錠銀子，付與張遠道：「倘有使用，莫惜小費。」張遠接了銀子道：「容小弟從容計較，有些好音，卻來奉報。你可寬心保重。」張遠作別出門，到陳太尉衙前站了兩個時辰。內外出入人多，並無相識，張遠悶悶而回。

次日，又來觀望，絕無機會。心下想道：「這事難以啟齒，除非得他梅香碧雲出來，纔可通信。」看看到晚，只見一個人捧著兩個磁瓮，從衙裡出來，叫喚道：「門上那個走差的閑在那裡？奶奶著你將這兩瓮小菜送與閑雲庵王師父去。」張遠聽得了，便想道：「這閑雲庵王尼姑，我平昔相認的。奶奶送他小菜，一定與陳衙內往來情熟。他這般人，出入內裡，極好傳消息，何不去尋他商議？」

又過了一夜，到次早，取了兩錠銀子，逕投閑雲庵來。這庵兒雖小，其實幽雅。怎見得？有詩為證：

短短橫牆小小亭，半檐疏玉響玲瓏。

塵飛不到人長靜，一篆爐煙兩卷經。

庵內尼姑，姓王，名守長，他原是個收心的弟子。因師棄世日近，不曾接得徒弟，只有兩個燒香、上灶燒火的丫頭。專一向富貴人家布施，佛殿後新塑下觀音、文殊、普賢三尊法像，中間觀音一尊，虧了陳太尉夫人發心喜捨，妝金完了，缺那兩尊未有施主。這日正出庵門，恰好遇著張遠，尼姑道：「張大官何往？」張遠答道：「特來。」尼姑回身請進，邀入庵堂中坐定。茶罷，張

遠問道：「適聞師父要往那裡去？」尼姑道：「多蒙陳太尉家奶奶布施，完了觀音聖像，不曾去回復他。昨日又承他差人送些小菜來看我，作意備些薄禮，來日到他府中作謝。後來那兩尊，還要他大出手哩。因家中少替力的人，買幾件小東西，也只得自身奔走。」張遠心下想道：「又好個機會。」便向尼姑道：「師父，我有個心腹朋友，是個富家。這二尊聖像，就要他獨造也是容易，只要煩師父幹一件事。」張遠在袖兒裡摸出兩錠銀子，放在香桌上道：「這銀子權當開手，事若成就，蓋庵蓋殿，隨師父的意。」那尼姑貪財，見了這兩錠細絲白銀，眉花眼笑道：「大官人，你相識是誰？委我幹甚事來？」張遠道：「師父，這事是件機密事，除是你幹得，況是順便。可與你到密室說知。」說罷，就把二錠銀子，納入尼姑袖裡，尼姑半推不推收了。二人進一個小軒內竹榻前坐下，張遠道：「師父，我那心腹朋友阮三官，於今歲正月間，蒙陳太尉小姐使梅香寄個表記來與他，至今無由相會。明日師父到陳府中去見奶奶，乘這個便，倘到小姐房中，善用一言，約到庵中與他一見，便是師父用心之處。」尼姑沉吟半晌，便道：「此事未敢輕許，待會見小姐，看其動靜，再作計較。你且說甚麼表記？」張遠道：「是個嵌寶金戒指。」尼姑道：「借過這戒指兒來暫時，自有計較。」張遠見尼姑收了銀子，又不推辭，心中大喜。當時作別，便到阮三家來，要了他的金戒指，連夜送到尼姑處了。

卻說尼姑在牀上想了半夜，次日天曉起來，梳洗畢，將戒指戴在左手上，收拾禮盒，著女童挑了，迤邐來到陳衙，直至後堂歇了。夫人一見，便道：「出家人如何煩你壞鈔？」尼姑稽首道：「向蒙奶奶布施，今觀音聖像已完，山門有幸。貧僧正要來回覆奶奶，昨日又蒙厚賜，感謝不盡。」夫人道：「我見你說沒有好小菜吃粥，恰好江南一位官人，送得這幾盆瓜菜來，我分兩盆與你。這些小東西，也謝什麼！」尼姑合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滴水難消。雖是我僧家口吃十方，難說是應該的。」夫人道：「這聖像完了中間一尊，也就好看了。那兩尊以次而來，少不得還要助些工費。」尼姑道：「全仗奶奶做個大功德。今生恁般富貴，也是前世布施上修來的。如今再修去時，那一世還你榮華受用。」夫人教丫鬟收了禮盒，就吩咐廚下辦齋，留尼姑過午。少間，夫人與尼姑吃齋，小姐也坐在側邊相陪。齋罷，尼姑開言道：「貧僧斗膽，還有句話相告：小庵聖像新完，涓選四月初八日，我佛誕辰，啟建道場，開佛光明。特請奶奶、小姐，光降隨喜，光輝山門則個。」夫人道：「老身定來拜佛，只是小姐怎麼來得？」那尼姑眉頭一蹙，計上心來，道：「前日壞腹，至今未好，借解一解。」那小姐因為牽掛阮三，心中正悶，無處可解情懷。忽聞尼姑相請，喜不自勝。正要行動，仍聽夫人有阻，巴不得與那尼姑私下計較。因見尼姑要解手，便道：「奴家陪你進房。」兩個直至閨室。正是：背地商量無好話，私房計較有奸情。

尼姑坐在觸桶上道，「小姐，你到初八日同奶奶到我小庵觀一觀，若何？」小姐道：「我巴不得來，只怕爹媽不肯。」尼姑道：「若是小姐堅意要去，奶奶也難固執。奶奶若肯時，不怕太尉不容。」尼姑一頭說話，一頭去拿粗紙，故意露出手指上那個寶石嵌的金戒指來。小姐見了大驚，便問道：「這個戒指那裡的？」尼姑道：「兩月前，有個俊雅的小官人進庵，看妝觀音聖像，手中褪下這個戒指兒來，帶在菩薩手指上，禱祝道：『今生不遂來生願，願得來生逢這人。』半日間對著那聖像，潸然揮淚。被我再四嚴問，他道：『只要你替我訪這戒指的對兒，我自有的話說。』」小姐見說了意中之事，滿面通紅。停了一會，忍不住又問道：「那小官人姓甚？常到你庵中麼？」尼姑回道：「那官人姓阮，不時來庵閑觀游玩。」小姐道：「奴家有個戒指，與他到是一對。」說罷，連忙開了妝盒，取出個嵌寶戒指，遞與尼姑。尼姑將兩個戒指比看，果然無異，笑將起來。小姐道：「你笑什麼？」尼姑道：「我笑這個小官人，癡癡的只要尋這戒指的對兒；如今對到尋著了，不知有何話說？」小姐道：「師父，我要……」說了半句，又住了口。尼姑道：「我們出家人，第一口緊。小姐有話，不妨吩咐。」小姐道：「師父，我要會那官人一面，不知可見得麼？」尼姑道：「那官人求神禱佛，一定也是為著小姐了。要見不難，只在四月初八這一日，管你相會。」小姐道：「便是爹媽容奴去時，母親在前，怎得方便？」尼姑附耳低言道：「到那日來我庵中，倘齋罷閑坐，便可推睡，此事就諧了。」小姐點頭會意，便將自己的戒指都捨與尼姑。尼姑道：「這金子好把做妝佛用，保小姐百事稱心。」說罷，兩個走出房來。夫人接著，問道：「你兩個在房裡多時，說甚麼樣話？」驚得那尼姑心頭一跳，忙答道：「小姐因問我浴佛的故事，以此講說這一晌。」又道：「小姐也要瞻禮佛像，奶奶對太尉老爺說聲，至期專望同臨。」夫人送出廳前，尼姑深深作謝而去。正是：

慣使牢籠計，安排年少人。

再說尼姑出了太尉衙門，將了小姐捨的金戒指兒，一直逕到張遠家來。張遠在門首伺候多時了，遠遠地望見尼姑，口中不道，心下思量：「家下耳目眾多，怎麼言得此事？」提起腳兒，慌忙迎上一步道：「煩師父回庵去，隨即就到。」尼姑回身轉巷，張遠穿徑尋庵，與尼姑相見。邀入松軒，從頭細話，將一對戒指兒度與張遠。張遠看見道：「若非師父，其實難成，阮三官還有重重相謝。」張遠轉身就去回復阮三。阮三又收了一個戒指，雙手帶著，歡喜自不必說。

至四月初七日，尼姑又自到陳衙邀請，說道：「因夫人小姐光臨，各位施主人家，貧僧都預先回了。明日更無別人，千萬早降。」夫人已自被小姐朝暮聒絮的要去拜佛，只得允了。那晚，張遠先去期約阮三。到黃昏人靜，悄悄地用一乘女轎擡到庵裡。尼姑接入，尋個窩窩凹凹的房兒，將阮三安頓了。分明正是：

豬羊送屠戶之家，一腳腳來尋死路。

尼姑睡到五更時分，喚女童起來，佛前燒香點燭，廚下準備齋供。天明便去催那彩畫匠來，與聖像開了光明，早齋就打發去了。少時陳太尉女眷到來，怕不穩便，單留同輩女僧，在殿上做功德誦經。將次到巳牌時分，夫人與小姐兩個轎兒來了。尼姑忙出迎接，邀入方丈。茶罷，去殿前、殿後拈香禮拜。夫人見旁無雜人，心下歡喜。尼姑請到小軒中寬坐，那伙隨從的男女各有個坐處。尼姑支分完了，來陪夫人小姐前後行走，觀看了一回，纔回到軒中吃齋。齋罷，夫人見小姐飯食稀少，洋洋瞑目作睡。夫人道：「孩兒，你今日想是起得早了些。」尼姑慌忙道：「告奶奶，我庵中絕無閑雜之輩，便是志誠老實的女娘們，也不許他進我的房內。小姐去我房中，拴上房門睡一睡，自取個穩便，等奶奶閑步一步。你們幾年何月來走得一遭！」夫人道：「孩兒，你這般困倦，不如在師父房內睡睡。」

小姐依了母命，走進房內，剛拴上門，只見阮三從牀背後走出來，看了小姐，深深的作揖道：「姐姐，候之久矣。」小姐慌忙搖手，低低道：「莫要則聲！」阮三倒退幾步，候小姐近前，兩手相挽，轉過牀背後，開了側門，又到一個去處，小巧漆桌藤牀，隔斷了外人耳目。兩人摟做一團，說了幾句情話，雙雙解帶，好似渴龍見水，這場雲雨，其實暢快。有《西江月》為證：

一個想著吹簫風韻，一個想著戒指恩情。相思半載欠安寧，此際相逢倖幸。一個難辭病體，一個敢惜童身；枕邊吁喘不停聲，還嫌道歡娛俄頃。

原來阮三是個病久的人，因為這女子，七情所傷，身子虛弱。這一時相逢，情興酷濃，不顧了性命。那女子想起日前要會不能，今日得見，倒身奉承，盡情取樂。不料樂極悲生，為好成歉。一陽失去，片時氣斷丹田；七魄分飛，頃刻魂歸陰府。正所謂：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。小姐見阮三伏在身上，寂然不動。用雙手兒摟定郎腰，吐出丁香，送郎口中。只見牙關緊咬難開，摸著遍身冰冷，驚慌了雲雨嬌娘，頂門上不見了三魂，腳底下蕩散了七魄。翻身推在裡牀，起來忙穿襟襖，帶轉了側門，走出前房。喘息未定，怕娘來喚，戰戰兢兢，向妝臺重整花鈿，對鸞鏡再勻粉黛。恰纔整理完備，早聽得房外夫人聲喚。小姐慌忙開門，夫人道：「孩兒，殿上功德也散了，你睡纔醒？」小姐道：「我睡了半晌，在這裡整頭面，正要出來和你回衙去。」夫人道：「轎夫伺候多時了。」小姐與夫人謝了尼姑，上轎回衙去不題。

且說尼姑王守長送了夫人起身，回到庵中，廚房裡洗了盤碗器皿，佛殿上收了香火供食，一應都收拾已畢。只見那張遠同阮二哥進庵，與尼姑相見了，稱謝不已，問道：「我家三官今在那裡？」尼姑道：「還在我裡頭房裡睡著。」尼姑便引阮二與張遠開了側房門，來臥牀邊叫道：「三哥，你恁的好睡，還未醒！」連叫數次不應。阮二用手搖也不動，口鼻全無氣息。仔細看時，嗚呼哀哉了。阮二吃了一驚，便道：「師父，怎地把我兄弟壞了性命？這事不得乾淨！」尼姑慌道：「小姐吃了午齋便推要睡，就入房

內，約有兩個時辰。殿上功德完了，老夫人叫醒來，恰纔去得不多時。我只道睡著，豈知有此事。」阮二道：「說便是這般說，卻是怎了？」尼姑道：「阮二官，今日幸得張大官在此，向蒙張大官吩咐，實望你家做檀越施主，因此用心，終不成要害你兄弟性命？張大官，今日之事，卻是你來尋我，非是我來尋你。告到官司，你也不好，我也不好。向日蒙施銀二錠，一錠我用去了，止存一錠不敢留用，將來與三官人湊買棺木盛殮。只說在庵養病，不料死了。」說罷，將出這錠銀子，放在桌上，道：「你二位，憑你怎麼處置。」張遠與阮二默默無言，呆了半晌。

阮二道：「且去買了棺木來再議。」張遠收了銀子，與阮二同出庵門，迤邐路上行著。張遠道：「二哥，這個事本不干尼姑事。三哥是個病弱的人，想是與女子交會，用過了力氣，陽氣一脫，就是死的。我也只為令弟面上情分好，況令弟前日，在牀前再四叮嚀，央浼不過，只得替他幹這件事。」阮二回言道：「我論此事，人心天理，也不干著那尼姑事，亦不干你事。只是我這小官人年命如此，神作禍作，作出這場事來。我心裡也道罷了，只愁大哥與老官人回來怨暢，怎的了？」連晚與張遠買了一口棺木，擡進庵裡，盛殮了，就放在西廊下，只等阮員外、大哥回來定奪。正是：

酒到散筵歡趣少，人逢失意嘆聲多。

忽一日，阮員外同大官人商販回家，與院君相見，合家歡喜。員外動問三兒病症，阮二只得將前後事情，細細訴說了一遍。老員外聽得說三郎死了，放聲大哭了一場，要寫起詞狀，與陳太尉女兒索命：「你家賤人來惹我的兒子！」阮大、阮二再四勸道：「爹爹，這個事想論來，都是兄弟作出來的事，以致送了性命。今日爹爹與陳家討命，一則勢力不敵，二則非干太尉之事。」勉勸老員外選個日子，就庵內修建佛事，送出郊外安厝了。

卻說陳小姐自從閑雲庵歸後，過了月餘，常常惡心氣悶，心內思酸，一連三個月經脈不舉。醫者用行經順氣之藥，如何得應？夫人暗地問道：「孩兒，你莫是與那個成這等事麼？可對我實說。」小姐曉得事露了，沒奈何，只得與夫人實說。夫人聽得呆了，道：「你爹爹只要尋個有名目的才郎，靠你養老送終。今日弄出這醜事，如何是好？只怕你爹爹得知這事，怎生奈何？」小姐道：「母親，事已如此，孩兒只是一死，別無計較。」夫人心內又惱又悶。看看天晚，陳太尉回衙，見夫人面帶憂容，問道：「夫人，今日何故不樂？」夫人回道：「我有一件事惱心。」太尉便問：「有甚麼事惱心？」夫人見問不過，只得將情一一訴出。太尉不聽說萬事俱休，聽得說了，怒從心上起，道：「你做母的不能看管孩兒，要你做甚？」急得夫人閣淚汪汪，不敢回對。太尉左思右想，一夜無寐。

天曉出外理事，回衙與夫人計議：「我今日用得買賣做了。如官府去，我女孩兒又出醜，我府門又不好看；只得與女孩兒商量作何理會。」女兒撲簌簌掉下淚來，低頭不語。半晌間，扯母親於背靜處，說道：「當初原是兒的不是，坑了阮三郎的性命。欲要尋個死，又有三個月遺腹在身；若不尋死，又恐人笑。」一頭哭著，一頭說：「莫若等待十個月滿足，生得一男半女，也不絕了阮三後代，也是當日相愛情分。婦人從一而終，雖是一時苟合，亦是一日夫妻，我斷然再不嫁人。若天可憐見，生得一個男子，守他長大，送還阮家，完了夫妻之情。那時尋個自盡，以贖玷辱父母之罪。」夫人將此話說與太尉知道，太尉只嘆了一口氣，也無奈何。暗暗著人請阮員外來家計議，說道：「當初是我閨門不謹，以致小女背後做出天大事來，害了你兒子性命，如今也休題了。但我女兒已有三個月遺腹，如何出活？如今只說我女曾許嫁你兒子，後來在閑雲庵相遇，為想我女，成病幾死，因而彼此私情。庶他日生得一男半女，猶有許嫁情由，還好看相。」阮員外依允，從此就與太尉兩家來往。

十月滿足，阮員外一般遭禮催生，果然生個孩兒。到了三歲，小姐對母親說，欲待領了孩兒，到阮家拜見公婆，就去看看阮三墳墓。夫人對太尉說知，俱依允了。揀個好日，小姐備禮過門，拜見了阮員外夫婦。次日，到阮三墓上哭奠了一回。又取出銀兩，請高行真僧廣設水陸道場，追薦亡夫阮三。其夜夢見阮三到來，說道：「小姐，你曉得夙因麼？前世你是個揚州名妓，我是金陵人，到彼訪親，與你相處情厚，許定一年之後再來，必然娶你為妻。及至歸家，懼怕父親，不敢稟知，別成姻眷。害你終朝懸望，鬱鬱而死。因是夙緣未斷，今生乍會之時，兩情牽戀。閑雲庵相會，是你來索冤債；我登時身死，償了你前生之命。多感你誠心追薦，今已得往好處托生。你前世抱志節而亡，今世合享榮華。所生孩兒，他日必大貴，煩你好好撫養教訓。從今你休懷憶念。」玉蘭小姐夢中一把扯住阮三，正要問他托生何處，被阮三用手一推，驚醒將來，嗟嘆不已。方知生死恩情，都是前緣夙債。

從此小姐放下情懷，一心看顧孩兒。光陰似箭，不覺長成六歲，生得清奇，與阮三一般標致，又且資性聰明。陳太尉愛惜真如掌上之珠，用自己姓，取名陳宗阮。請個先生教他讀書，到一十六歲，果然學富五車，書通二酉。十九歲上，連科及第，中了頭甲狀元，奉旨歸娶。陳、阮二家爭先迎接回家，賓朋滿堂，輪流做慶賀筵席。當初陳家生子時，街坊上曉得些風聲來歷的，免不得點點糊糊，背後譏諷。到陳宗阮一舉成名，翻誇獎玉蘭小姐貞節賢慧，教子成名，許多好處。世情以成敗論人，大率如此。後來陳宗阮做到吏部尚書留守官，將他母親十九歲上守寡，一生不嫁，教子成名等事，表奏朝廷，啟建賢節牌坊。正所謂：

貧家百事百難做，富家差得鬼推磨。

雖然如此，也虧陳小姐後來守志，一牀錦被遮蓋了，至今河南府傳作佳話。有詩為證，詩曰：

免演巷中擔病害，閑雲庵裡償冤債。

周全末路仗貞娘，一牀錦被相遮蓋。